

东坡逸事续编

東坡逸事續編目錄

名言	一
懿行	五
攝養	十六
敏捷	十六
闊達	十九
愛才	二十
閒適	二十九
雋語	三十二
佛學	三十六
文章	三十六

詩詞

四十

書畫

四十六

戲謔

五十二

貶謫及終逝

五十三

雜錄

五十七

東坡逸事續編

名言

東坡八歲時在鄉校。時有以石守道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。坡在傍竊視。問先生曰。十一人何人也。先生曰。童子何用知之。坡曰。此天人也耶。則不敢知。若亦人耳。何爲其不可。

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云。梅寒而秀。竹瘦而壽。石文而醜。是爲三益之友。

坡言人不怕虎者。虎不禁得其人何。蓋人先見虎。卽不怕虎。虎先爲人所見。卽怕人。小兒不怕虎者。由不識虎。心不動也。

坡云。太守楊家采。通守張君規。邀予出遊安國寺。坐中論順氣養生之事。余云。皆不足道。難在去慾。張云。蘇子卿嚼雪吞氈。蹈背出血。無

一語可屈。可謂了生死之際矣。然不免與胡婦生子窮海之上。而况洞房綺疏之下乎。乃知此事不易消除。從客皆大笑。予愛其語有理。故爲書之。

坡祭柳子玉文。郊寒島瘦。元輕白俗。此語具眼。

東坡與王郎書云。少年爲學。每一書作數次讀。當如入海。百貨皆有。人不能兼收盡取。但得其所欲求者爾。故願學者。每次作一意求之。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。聖賢作用。且只作此意求之。勿生餘念。事迹文物之類。又別一次求。他皆放此。若學成八面受敵。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語。朱子嘗取以示學者曰。讀書當如是。

余讀淵明閑情賦。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。正使不及周南。與屈宋所陳何異。蕭統不知而譏之。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耶。

坡老云。詩至杜工部。書至顏魯公。畫至吳道子。天下能事畢而衰生。

焉。故吾于詩而得曹劉也。書而得鐘索也。畫而得顧陸也。謂其能事未盡畢也。噫此未易道也。

坡云。余蓄墨數百挺。暇日輒出試之。終無佳者。其間不過一二可意。以此知世間佳物。自是難得。茶欲其白。墨欲其黑。方求黑時嫌漆白。方求白時嫌雪黑。自是人不會事也。

硯之發墨者必費筆。不費筆則退墨。二德難兼。非獨硯也。大字難結密。小字難局促。真書患不放。草書苦無法。茶苦患不美。酒惡患不辣。萬事無不然。可一大笑也。

坡云。春秋之學。自有妙用。若求繩約中。乃近法家者流。苛細紋繞。竟亦何用。惟丘明識其妙。然不盡談。欲使學者自求之。

王荊公作字說。行之天下。東坡在館。因見而及之。曰。丞相頤微眇。窮制作。某不敢知。獨恐每每牽附。學者承風。有不勝其鑿者。如以犇麤

二字言之。牛之體壯於鹿。鹿之行速於牛。今積三爲字。而其義皆反之。何也。荆公無以答。

與李公擇云。僕行年五十。始知作活。大要是慳耳。而文之以美名。謂之儉素。然吾儕爲之。自謂長策。不敢獨用。因獻之左右。往京師。尤宜用此策也。

自杭徙知密州時。方行手實法。使民自疏財產。以定戶等。又使人得告其不實。司農寺又下諸路。不時施行者。以違制論。公謂提舉常平官曰。違制之坐。若自朝廷。誰敢不從。今出司農。是擅造律也。若何。使者驚曰。公姑徐之。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。罷之。密人私以爲幸。

孔子不取微生高。孟子不取於陵仲子。惡其不情也。淵明欲仕則仕。不以求之爲嫌。欲隱則隱。不以去之爲高。饑則扣門而乞食。飽則雞黍以迎客。古今賢之。貴其真也。

懿行

孝宗文集贊序曰。成一代之文章。必能立天下之大節。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。未之能也。存之於身。謂之氣。見之於事。謂之節。以是成文。故能參天地之化。關盛衰之運。不然。則雕蟲篆刻。童子之事耳。烏足以論一代文章哉。故贈太師諡文忠蘇軾忠言讜論。立朝大節。一時廷臣。無出其右。放浪嶺海。文不稍衰。力幹造化。元氣淋漓。窮理盡性。貫通天人。山川風雨。草木華實。百千彙狀。可喜可愕。有感於中。一寓於文。朕萬幾餘暇。紬繹詩書。他人之文。或得或失。至軾所著。讀之終日。亹亹忘倦。常置左右。以爲矜式。乃作贊曰。維古文章。言必已出。綴詞緝句。文之蠡賊。手抉雲漢。幹造化機。氣高天下。乃克爲之。猗嗟若人。冠冕百代。忠言讜論。不顧身害。凜凜大節。見於立朝。放浪嶺海。侶於漁樵。歲晚歸來。其文益偉。波瀾老成。無所附麗。昭晰無疑。優游有

餘跨唐越漢。自我師模。賈馬豪奇。韓柳雄健。前哲典型。未足多羨。敬想高風。恨不同時。掩卷三嘆。播以聲詩。

乾道九年。閏正月望。選德殿書賜蘇嶠誥詞。朕承絕學於百世之後。探微言於六籍之中。將興起於斯文。爰緬懷於故老。雖儀刑之莫覲。尙簡策之可求。揭爲儒者之宗。用錫帝師之寵。故禮部尙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諡文忠蘇軾。養其氣以剛大。尊所聞而高明。博觀載籍之傳。幾海涵而地負。遠追正始之作。殆玉振而金聲。知言自況於孟軻。論事肯卑於陸贄。方嘉祐全盛。嘗膺特起之招。至熙寧紛更。乃陳長治之策。歎異人之間出。驚讒口之中傷。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。斟酌古今而若幹造化。不可奪者。嶢然之節。莫之致者。自然之名。經綸不究於生前。議論常公於身後。人傳元祐之學。家有眉山之書。朕三復遺編。久欽高躅。王佐之才。可大用。恨不同時。君子之道。闇

而章。是以論世。儻九原之可作。庶千載以同風。惟而英爽之靈。服我
袞衣之命。可特贈太師。餘如故。

東坡自謂竄逐海上。去死地近。願學壽禪師放生以證善果。敬將亡
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。盡買放生。以薦父母冥福。其子邁在側。
見所買放生。盈軒蔽地。或掉尾乞命。或悚翅哀鳴。亟請放之。旁有侍
妾朝雲。見邁衣衾有蠕動。視之乃蟲。遽以指爪隕其命。東坡曰。聖人
言近取諸身。遠取諸物。汝今近取諸身以殺之可乎。妾曰。奈齧我何。
東坡曰。是汝氣體感召而生。不可罪也。今人殺害禽魚。豈禽魚齧人
耶。妾悟。自後罕茹腥物。多食蔬菜。東坡舅氏諭之曰。心卽是佛。不是
斷肉。坡曰。不可作如是言。小人女子。難感易流。幸其作如是相。有何
不可。

東坡歸陽羨時。流離顛躓之餘。絕祿已數年。受梁吉老十絹百絲之

噓。可見非有餘者。李憲仲之子廌。以四喪未舉見公。公盡舉以贈之。且贈以詩云。推衣助孝子。一溉滋湯旱。誰能脫左驂。大事不可緩。章季默三喪未葬。亦來見公。公亦助之。有不辭毛粟施。行自丘山積之句云。

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。獨蘇公之作最爲便爽。而其所撰論策之類。於時最爲近。故操觚之士。鮮不習蘇公文者。蘇公才甚高。蓄甚博。出之甚達。而又甚易。凡三氏之奇盡於集。而蘇公之奇不盡於集。韻而詞。則溫韋讓壯。舌而諧謔。則侯白遜雅。筆而簡牘題署。則黃豫章遜雋。遊戲而爲法書。則顏平原李北海之難弟。爲古木竹石。則文洋州之畏友。逃而之佛。則裴相國楊學士之禪那。以是律三君子。有一乎否也。當蘇公之生存。雖荒州下邑。兒童婦女。莫不欲一識其面。而其言之傳。蓋北幽朔而東三韓。西達羌戎。南過雞林馬人之界。而

其禁絕之者。乃在于廣厦細旃之上。角而與之左者。談說經術道理之士。急竄而急欲殺之者。亦一時材譖貴臣。噫可怪也。及公歿且久。而廣厦細旃之上。其惡漸移而爲好。學士大夫。至於今慕說之不衰。雖然。問其所以能盡公者。則自論策之外無幾也。以故取公年譜及傳志略存之。而復菽公之小言。與諸家之評隲紀述瑣屑。亦一一附錄。約爲十卷。名之曰蘇長公外紀。而置之山房之几。暇日抽一卷。佐一觴。其不賢於山腹海錯者幾希。弇州

公嘗言觀書夜常以三鼓爲率。雖大醉歸。亦必披展。至倦乃寢。自出詔獄之後。不復觀一字矣。某於錢塘。從公學一年。未嘗見公特觀一書也。然每有賦詠。及著撰所用故實。雖目前爛熟事。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。秦少章

將至曲江船上。灘欹側。撐篙者百指。篙聲石聲。曄然。顧皆濤瀨。士無

人色。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。吾更變亦多矣。置筆而起。終不能作一事。何如且作字乎。

先生臨錢塘日。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。公呼至詢之。云某家以製扇爲業。適父死。而又自今春以來。連雨天寒。所製不售。非故負之也。公熟視久之曰。姑取汝所製扇來。吾當爲汝發市也。須臾扇至。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。就判筆作書草聖及枯木竹石。頃刻而盡。卽以付之曰。出外速償所負也。其人抱扇泣謝而出。始踰府門。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。所持立盡。後至而不得者。懊恨不勝去。遂盡償所逋。一郡稱嗟。

歐陽公初薦蘇明允。便欲朝廷不次用之。時富公韓公當國。韓公以爲然。獨富公持之不可。曰姑少待之。故止得試銜初等官。明允不甚滿意。再除方得編修。因革禮書。元祐間富紹庭欲從子瞻求爲富公

神道碑。久而不敢發。其後不得已言之。一請便諾。人亦以此多子瞻也。

蘇公謫居黃州。始自稱東坡居士。詳考其意。蓋專慕白樂天而然。白公有東坡種花二詩云。持錢買花樹。城東城上栽。又云東坡向春暮。樹木今何如。又有步東坡詩云。朝上東坡步。夕上東坡步。東坡何所愛。愛此新成樹。又有別東坡花樹詩云。何處殷勤重回首。東坡桃李種新成。皆爲忠州刺史時所作也。蘇公在黃。正與白公忠州相似。因憶蘇詩。如贈寫真李道士云。他時要指集賢人。知是香山老居士。贈善相程傑云。我似樂天君記取。華顛賞遍洛陽春。送程懿叔云。我甚似樂天。但無素與蠻。入侍邇英云。定似香山老居士。世祿終淺道根深。而跋白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。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。遂拜中書舍人。某雖不敢自比。然謫居黃。起知文登。召爲儀曹。遂忝侍

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。庶幾復享晚節閒適之樂。去杭云。出處依稀似樂天。敢將衰朽較前賢。序曰。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。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。又云。淵明形神似我。樂天心相似我。高麗入貢。使者陵蔑州郡。押伴使臣皆本路管庫。乘勢驕橫。至與鈐轄亢禮。公使謂之曰。遠夷慕化而來。理必恭順。今乃爾暴恣。非汝導之耶。不悛當奏聞。押伴爲之小戢。使者發幣於官吏。書稱甲子。公却之曰。高麗於本朝稱臣。而不稟正朔。吾安敢受。使者亟易書稱熙寧。時以爲得體。吏民畏愛。及罷去。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。公嘗與某宣德書云。蒙遣人致金五兩。銀一百五十兩爲贐。軾自黃遷汝。亦蒙公厚餉。當時鄰於寒殍。尙且辭避。今忝近臣。尙有餘瀝。未卽枯竭。豈可冒受。又恐數逆盛意。非朋友之義。輒已移杭州。作公意捨之病坊。此蓋某在杭日所置。今已成倫次。歲收租米千斛。所活不

貲。故用助買田。以養天民之窮者。此公家法。故推而行之。以資公之福壽。某亦與有榮焉。想必不訝。至於感佩之意。與收之囊中。了無異也。

先生在海外至贛上。寓居水南。過郡城。攜一藥囊。遇有疾者。必爲發藥并疏方示之。每至寺觀好事者及僧道之流。有欲得公墨妙者。必預探公行游之所。多設佳紙。尾書姓名氏。堆積案間。拱立以俟。公見卽笑視。略無所問。縱筆揮染。隨紙付人。至日暮筆倦。或案紙尙多。卽笑語之曰。日暮矣。恐小書不能竟紙。或欲齋名及佛偈。幸見語也。及歸。人人厭滿。忻躍而散。

蘇長公一日過溫公。值公外出。一僕應門曰。君實不在。長公曰。爾主人已自作相。何得復稱君實。此後當稱司馬相公。溫公歸。遽稱相公。公驚問曰。誰教汝來。僕曰。適蘇學士見語如此。公笑曰。一個好僕。被

蘇學士教壞了。

蘇子瞻居黃州時。與鄰里往還。子瞻既絕俸。而往還者亦多貧困。仿溫公真率會而復殺爲三。自言有三養。一曰安分以養福。二曰寬胃以養氣。三曰省費以養財。

子由作東坡墓誌云。公生十年。太夫人親授以書。問古今成敗。輒能語其要。太夫人讀東漢史至范滂傳。慨然太息。公侍側曰。兒若爲滂。母許之乎。夫人曰。汝能爲滂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。

東坡在儋。食芋飲水。作書傳以推明上古之絕學。

章惇每以謔侮困司馬光。光苦之。軾見惇曰。司馬君實。時望甚重。昔許靖以虛名見鄙於蜀先主。法正曰。靖之浮譽播流四海。若不加禮。必以賤賢爲累。先主納之。夫許靖尙不可慢。况君實乎。

東坡云。余謫黃州。與陳慥季常往來。季常不禁殺。每過輒作詩諷之。